

蔣廷黻暮年在華府

(下)

周 谷

授權公使綜理館務

蔣廷黻在駐美大使任內，每週星期一至星期五準上午十時到館，中午十二時半離館，下午如有特別要事始到館處理。其餘公使以下人員，仍照規定時間上下午準時上下班。蔣大使還可以叫出江公使的名字外，其餘幾十位外交官員，委實說不出他們的尊姓大名。蔣大使到館祇處理政策性的重大問題。至於大使館的人事、經費、普通事務，蔣大使都交由江公使逕予處理。照傳統的官場，有了人事權可以雞犬升天；有了經費權，將來離職後可與妻妾共渡餘年。誰願意大權旁落呢？一些不求社會進步的人，就喜歡那些三寸金蓮，五子登科。蔣大使做了大半生光桿大使，對國家已作了重要貢獻，大家反而因為他大權旁落，份外尊敬他。

蔣大使要充份利用辦公時間，來考慮中美間的外交問題，特別關照他的交際秘書陳蔡文希女士，除江公使外館內館外任何人，在未邀請下不得進入他的辦公室。一切公事按照一定程序處理，不宜越級請示。

使館嚴小姐是當地雇員，做事勤奮，負責接待賓客、打字、部份簽證工作，事情不算少。她覺得館方對她有欠公平。使館部份單位星期六上午仍然照常上班。有些與她同樣身分的雇員，星期六又可以不上班，事情又比她少得多。館中洋雇員加班照美國的規定發誤餐費，本國籍雇員即使與洋雇員同樣加班，本國籍雇員所拿誤餐費又比洋雇員少得多。洋雇員或華裔美籍雇員一年可以休假兩週，本國籍雇員甚至一年不能休假，要休假也要恩准。一切尊重洋雇員愛護洋雇員，這是使館陋規舊習，蔣老夫子當然不知道，好一個自我犧牲崇洋媚外。

權利是爭來的，不像黃河之水自天來。嚴小姐怎能忍受呢？她終於在民國五十三年三月冒險逕自到老夫子蔣大使的辦公室訴苦。蔣老夫子一面嚼着雪茄聽完她不滿的申述，一面慢慢地、靜靜地對她說：「我很同情你。你所說的事，是江公使辦的事，我不能過問。江公使決定了的，我不能變更他的決定。不然，江公使日後處理公務困難。你有什麼意見，還是應該報告江公使。」蔣大使這一堂大哲理，使她再能到那裏去訴說呢

？不久她就辭職了。江公使終其公使任內，最明顯下屬越級面聖，私見大使致敬。

江公使易生民國五十三年十月積功升任駐薩爾瓦多大使，沈錡奉命繼任，沈錡對內的頭銜甚長「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派在駐美大使館辦事以公使名義對外」，銜長有點像有清一代總督、巡撫的頭銜。因為他沒有外交人員任用資格，蔣大使更進一步連江公使逕予處理的普通事情，不再要沈公使偏勞，一併交由使館處理政治事務參事鄭健生負責全權處理。鄭是一位有擔當任勞任怨的幹才。蔣大使要沈公使多思考中美間外交上的問題，學習處理兩國間外交上的重要交涉，要培養他成為政務外交人員，為國家更多做點有益的事情。

和館員間少有接觸

蔣大使偕夫人沈恩欽女士於民國五十三年四月三日回國參加中美教育基金會，同年四月二十五日返回任所後，便分批請館員及眷屬餐敘。蔣大使說他平時很少有機會與大家接談，願借機會與各位見見面。我們夫婦參加蔣大使六月間那一

次請宴，人數不多只有兩桌。他老先生閒談的功夫真了不起，親切感人，使賓客如坐春風，毫無倦容。

那天他與受邀前來的客人，每人都要說幾句很親切的話。輪到我時，他問我：「周秘書，你是那裏人？」我位卑職小，他絕不知道我是誰，完全靠在旁照料的禮賓人員的指點。我說：「四川華陽人。」他便與我大談張獻忠剿四川的事情，如數家珍，使人沒有插嘴的餘地。我小小就知道張獻忠的一些事，也讀過有關他的一些書。他愈說愈高興，又提到歷史上幾本有關「獻賊」的書籍。他提到一本「張獻忠屠蜀……」，一時記不起來了。我冒昧補充一句「是不是『張獻忠屠蜀考』？」他表示驚訝，居然也還有讀古書的人。我在蔣大使領導下服務，只辦過幾件他親筆簽發的公文，此外只與他說過上面那一兩句極平凡普通的話。

在國內老早就聽說老夫子要與胡適合作，在中國從事兩黨政治，要與中國國民黨共比高秋色，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民國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適猝然病逝，組黨便更不可能了。他們兩人要組黨大概黨魁與黨員就只有他們兩位賢人。蔣廷黻大半生是一個沒有羣衆的光桿大使，也從來不與羣衆接近。一個黨沒有羣衆搖旗吶喊，是一個什麼黨呀！

單槍匹馬未用私人

蔣廷黻除初任駐蘇大使時，搞了一個小小班底外，以後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及其後轉任駐美大

使，都是單槍匹馬隻身赴任，連交際秘書、司機、廚師都是前任留下的，更沒有什麼機要秘書，所有辦後的文件立即交館內有關單位存卷，他的辦公桌連鑰匙都沒有，空空如也。他上下班從未見他提過什麼皮包，也沒有見別人給他提過皮包，空手來，空手去。也照樣唱戲，還唱好戲。

盛岳（盛忠亮）公使民國五十一年離開任所後，蔣大使向外交部推薦為使館顧問，外交部回電說要借重盛公使回國效勞。民國五十三年蔣大使受人之託，擬請調曾任陳誠副總統秘書，時任外交部專員甯君來館服務，外交部回電說，甯君剛調新職，不便再予調動。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兒子在華府讀書，擬來館工作，蔣大使特呈請外交部補一雇員缺，亦未獲准。所以他至少在駐美大使任內，沒有任用任何一個他自己認識的人。

蔣大使任內主管與僚屬雖相距十萬八千里，但各守一定分寸，照一定原則各辦各的事。如果主管與僚屬打得火熱，不照原則辦事，可能會誤了公家交辦的事情。

專辦外交不管僑務

蔣廷黻在紐約任常駐聯合國代表時，因職掌不同，與僑界少有往來，所有僑務已由當時駐紐約總領事館負責處理。因之蔣在紐約工作十多年與僑界並沒有什麼親密關係。但自調任駐美大使後，此職迥然與常駐聯合國代表不同。保僑是使館重要職責之一，但他認為大使在與駐在國政府辦理兩國間外交事務，主要對象為駐在國政府及外交團，使館內已有專人負責僑務，所以他不

常參加任何僑團活動，也不親自處理僑務案件。因此僑民對蔣大使不關心僑務十分不滿。

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八月間政府應天主教于斌總主教之請，決定贈助協助輔仁大學在臺復校有功的天主教波士頓樞機主教庫與（Richard Cardinal Cushing），並決定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在波士頓主教公署內舉行。政府令派蔣大使親往頒贈。他原擬請江公使易生代勞主持，江說：「我為大使着想，還是大使自己去的好。」蔣才隻身勉強前往。江公使只好託中央社派往採訪贈助新聞的記者范仲代為順便照料。

范君二十六日自波士頓發出一則有關新聞，中央日報航空版於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全文刊出：「中央社波士頓二十六日專電」中華民國政府贈助波士頓樞機主教庫與，是在這個新英格蘭城中五千多位華僑引為榮幸的一件大事。麻薩諸塞州有華籍居民六千七百四十五人（華僑人數僅次於加利福尼亞、紐約和夏威夷）其中大部份是在波士頓城內及其近郊。當今日波士頓報紙盛載昨日舉行的贈助儀式報導以及新聞照片之時，他們無疑地感覺非常榮幸。蔣廷黻大使特地前來波士頓，代表中國政府，主持對這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宗教領袖贈助的儀式。

「昨日華僑領袖們的計劃和行動，充份表現熱烈的情緒。他們表示希望蔣大使參加昨晚華埠的一次宴會，但是，由於蔣大使預先安排的繁重日程，此項希望未能實現。當蔣大使昨日午後抵達波士頓機場之時，中華會館主席阮半澤，安良

聯合會主席黃高秀等華僑領袖，紛紛趨前歡迎，並握手為禮。但是，由於程序安排上的偶然疏忽，這些波士頓的華僑領袖們，錯過了參加在樞機主教寓所舉行的贈勳儀式。」

范君這篇報導，是經過一番心血的，保留的地方不少。蔣大使波士頓之行，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兼領事事務的老表彭啓平，事前奉江公使的命令，以電話通知當地僑領前往機場迎接以顯示大使人望。彭啓平在蔣大使任內，為蔣大使化解僑界關係，作了極大的貢獻。所以才有范君下面一段行禮如儀的報導：「當蔣大使昨日午後抵達波士頓機場之時，中華會館主席阮半澤，安良聯合會主席黃高秀等華僑領袖紛紛趨前歡迎，並握手為禮。」但是當天下午彭啓平接到來自波士頓僑領氣勢汹汹的電話，對蔣大使大為不滿，說他下機後只與外國人握手，根本連華僑都不看，就同外國人走了，甚至他們連贈勳儀式在何處舉行都不知道。蔣大使於授勳完成後，當天立即返回華府。彭對蔣此行也非常不滿。

中央社電訊說連「他們表示希望蔣大使參加昨晚華埠的一次宴會，但是，由於蔣大使預先安排的繁重日程，此項希望未能實現。」蔣大使既因公去波士頓，如果沒有極為特殊事故，照理應該接受當地華僑的熱烈歡宴，以示政府未曾一日忘記華僑。

他老先生腦筋中從來就沒有華僑的觀念，自始至終他認為自己是辦外交的。所以一些熱愛祖國的華僑，始終不會諒解這位在學術上、國際上令人尊敬的大使。

華僑社會對他不滿

美國東部一個重要僑團於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同月三十一日在華府華埠舉行代表大會。蔣大使接受江公使的建議，於三月三十日晚在大使官邸歡宴與會全體代表及工作人員五、六十人。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城三姊妹餐廳老闆李節中的太太，也率領了她的子女及外孫很愉快地前來參加蔣大使的歡宴，還與蔣大使合攝了好幾次照片留念。此外也還有好幾位女來賓。

因此，江公使趨前報告蔣大使說：「現在有女賓參加，可不可以也請蔣太太來一同待客。」蔣大使堅定地告訴江公使：「不必了，不必了，不必了。」大出江的意外。由於蔣的堅持，江也很焦急。與會人士明知蔣太太在家，而不與蔣大使偕同接待賓客，不免令人誤解。沒有人知道他老夫子連說「不必了」的真意。

蔣大使正在客廳中與僑領們談話時，他的夫人沈恩欽女士身穿便服突然從上房獨自出現在連接客廳的走廊上。穿便服對自家人來說多麼親切啊！等到蔣大使說完話後，江公使才乘興向大家介紹：「這位是大使夫人。」僑眾即熱烈鼓掌。對於辦外交來說，蔣大使確實太老了。他每講一句話，就咳嗽一次，上氣不接下氣。那天說話不過四、五分鐘，已經力不勝荷了。他說完話後，由與會代表致謝詞。

這位致謝詞的代表不偏不倚，就是那位前天在波士頓機場與蔣大使「握手為禮」的波士頓安良聯合會主席黃高秀先生。這位黃僑領大概生

性一副廣東脾氣，講一口純粹廣東四邑家鄉話。由代表中曾在戴佛爺傳賢主持的考試院任過參事的楊裕芬口譯為國語，不然外江佬根本聽不懂。

黃高秀沒有說上幾句，就提到一週前蔣大使到波士頓贈勳，不肯接受華僑的招待，華僑對此事非常不滿。並且當面對蔣大使說，過去歷任駐美大使施肇基、王正廷、胡適、顧維鈞、葉公超等幾位先生，對華僑十分愛護的。他希望蔣大使也像以前的幾位中國大使一樣愛護華僑。可惜他這段家鄉話，湖南邵陽蔣大使聽不懂，蔣大使聽到的國語是：「蔣大使與以前幾位中國大使一樣的愛護華僑。」翻譯的刀口地方，就在這裏。赤裸裸的翻出來，賓主恐怕不能盡歡而散，以至弄得令人誤解的不是說話的人而是翻譯的人，舌人難做自古已然。

黃高秀率直可愛，今天特別需要很多這樣當面指出錯誤的人來。可惜那天黃高秀的率直只能在廣東人身上發生作用。蔣大使具有極高智慧的人，定然瞭解「與以前幾位中國大使一樣的愛護華僑。」這句話的真意。

蔣大使民國五十四年五月離職前，華府二十多位僑領經過彭秘書啓平的一番努力，方在華府中華會館，以極簡單的茶點，來惜別這位從來不常與僑界往來的中國大使。

潘朝英質詢的含意

民國五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航空版上，突然出現了一段中央社訊「潘朝英在立法院質詢對美外交」。

潘委員說蔣大使已年近古稀，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如何能應付今天縱橫交錯的美國外交？「〔中央社訊〕剛由美國回來的立法委員潘朝英廿二日在立法院說：『美總統新派駐華大使賴特，乃甘迺迪總統的親信，對海軍登陸及情報均為專家，而且他對中國情形頗為瞭解及親善，假如我國外交當局能妥為配合，今後美國對華政策極可能有所改進。從最近美政府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蔣經國赴美之舉，足見美國對我國的重視。因此，在目前環境，我國對美外交政策與陣容應由消極轉為積極，由退讓轉為強化，以配合中美關係的新形勢。』潘朝英認為中國駐美大使蔣廷黻博士『年近古稀，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因此，他向行政院質詢說：蔣廷黻大使『繼續負擔此繁重的外交工作，能否代表我國應付今日縱橫交錯之美國外交？』潘朝英的質詢將由行政院以書面答復。」

潘朝英多少年來在國外，就是倒蔣廷黻的主將。潘這一次的質詢詞，特由中央社發出，蔣當然知道這段新聞的用意。好在他一向鎮定，絕不會受這段新聞的影響。

政府這時曾有意調他回國工作，出任其他較清閒的職務，以備當道諮詢的計劃。但蔣大使表示七十歲後，定然要退到中央研究院重做學術工作，不再擔任其他公職。他那時已離古稀不遠了。當局為尊重他，不便勉強他去做他不願做的事。

人總難有自知之明。蔣大使自己已感到老了，又何必必要等到自己七十歲時才來發奮學蘇老景

懸樑刺股呢？使國家延遲了選拔新人接替的時機，也使自己無法完成中國近代史的寫作計劃，便撒手西歸。確實十分可惜。他如能在六十歲後申請退休，轉而指導年輕一代的學者從事研究，還可以留一點餘暇補過度餘年。這該多麼好啊！壽命是閻王的天機，誰也無從預知自己的生命，究有多長多短。

人到了七十八十，思想會逐漸僵化，考慮問題已不易顧慮周詳，常會顧此失彼，有時又喜固執已見，不能從善如流。時代是逐漸進步的，再也不能抱着蜀漢諸葛亮的那套「鞠躬盡瘁」和明朝張居正那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觀念，去獨攬老百姓給予的權力。權力猶如美女，迷人、誘人、惑人、累人、害人。

話說蔣大使偕夫人沈恩欽女士於民國五十三年三月間呈准政府，參加在臺北舉行之中華教育基金會年會。這是蔣大使最後一次回歸故土。他們夫婦於同年四月三日抵達臺北，停留二十日左右。這次回國時場面冷落已非昔比，直到他快要返回華府任所時，總統方予接談片刻。龍眷已衰，大家已感到蔣大使的任期無幾了。

辭職前後與回憶錄

民國五十三年夏天外交部長沈昌煥奉派在紐約聯合國前線督戰，事畢於同年十二月三日會來華府公幹。沈部長偕同他的夫人在大使官邸雙橡園停留了很久，看了園中好些盛景。那天中午蔣大使夫婦還在官邸介紹沈部長夫婦與我國駐華府官員晤面。沈太太還要蔣大使的廚師繼續幫忙。

沈部長在華府期間，特別親至館中拜見前輩蔣廷黻先生，兩人閉門密談甚久。沈部長於民國五十四年二月回國後，堅決否認蔣大使辭職事。事實上蔣大使在立法委員潘朝英那段質詢戲後不久即已辭職。

此後，蔣大使便打破以往慣例埋頭苦幹，每天上下午都到辦公室，甚至連星期六上午也不例外。除處理公務外，他利用這些時間用英文口述回憶錄，由使館英文文案在倫敦時一度曾受英相邱翁贊賞過的王湧源速記打字，一連數十天每天如此，可知他老人家晚年的辛動了。由於他鼓起餘勇來寫回憶錄，更使人意識到他快要退休了。

政府於民國五十四年三月間提名駐西班牙大使周楷繼任蔣廷黻的職務，並囑蔣大使向駐在國辦理同意手續。蔣大使奉電後很感嘆的說：「沈部長自己既然不來，又何必多此一舉。」蔣大使絕沒有戀棧的意思，他的身體也不許可他產生這個意思，何況中國讀書人都有一定節操的。他的這一句話既感慨又深刻。

蔣大使終於辭職了。很多人慨嘆他暮年被迫辭職，從此再無報國的機會了。他的繼任人選既已公開發表，他最初擬於五月十六日離館，館務交由公使沈鎬移交後任。因趕寫回憶錄的關係，延至五月二十九日才正式離館。

自付餐費今成陳跡

那天早上大部份館員及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彭岱(William P. Bundy)等高

級官員，都自動來到雙橡園與蔣大使殷殷話別。蔣大使夫婦像平時一樣使用早餐。使館的廚師爲了惜別雙橡園的舊主人，諒不會再收他們夫婦那五元的早餐費！蔣廷黻入雙橡園後，問及葉大使在任時如何吃飯。葉大使不宴客時，葉本人自己付與廚師早餐費五元，中餐、晚餐各十元。如大使宴客，大使也成爲使館的客人，其宴席費還由使館付與廚師。蔣也肅規曹隨比照辦理。這種廉潔自食其力自行負責膳食的優良精神，待蔣大使一離任，便也隨同消失無踪了。自清朝起出使外洋欽差儼然土皇帝，可以任意拘捕僑民，跪審、杖責、囚禁、遣送回籍；對僚屬可以任意折辱。他們拿的是皇家包銀，用得愈少他們的宦囊愈豐。晚年戴着紅頂子（不是紅帽子）錦衣還鄉，羨煞家鄉多少窮措大。人類就偏愛這些古董遺跡，所以政治的進步自始就是緩慢的，有時還是反動的。可是民國成立以後畢竟是進步很快和從前大不相同了。

早餐後，蔣大使與平時一樣，啣着雪茄慢慢地與送行人一一握手，與大家合攝照片後，頭也不回便偕同他的夫人默然坐上汽車，黯然辭別了他一生喜愛的雙橡園，帶着一顆悽涼的心，悵然離開了他最喜愛的一個最後職務前往紐約。

三年多前蔣大使偕其夫人自紐約乘火車來華府履新，他走出車站時多麼愉快，多麼興奮。如今他多麼憔悴，多麼抑鬱。雙橡園中只有兩株他親植的稀有植物水杉，至今還活着。這是他唯一留下的有形紀念。

美國務卿殷勤關切

蔣大使離任前於五月廿日及廿六日親赴美國務院辭別訪問。自國務卿魯斯克副國務卿鮑爾以下均親自接待，並談及世界及自由中國的前途。魯斯克還特別趁此時刻與蔣大使談及有關中共及東南亞問題。彭岱還細問他退休後的計劃。蔣大使說擬恢復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同時並在刊物上發表側重教育文化類似美國的專欄時評，希望臺灣能成爲中國歷史及哲學、文學之世界研究中心。彭岱進一步表示如有具體協助計劃，美國願予考慮。

想不到他的退休計劃還未成熟，便於民國五十四年十月九日在口述回憶錄期中病逝紐約，離他退休還不到五個月，未免走得太快了，想要留的沒有留下來。這是人生最悲痛的事情。蔣大使遽歸道山後，中外報紙都有專文介紹他的生平、推崇他的貢獻。

蔣廷黻和胡適他們兩位大使都是學者名流，想當初又何必去戲遊宦海。晚年又不能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可惜一世英名，把自己的學術事業也一起葬送了。

破碎婚姻糾葛難已

蔣廷黻在美國留學時，已結識唐玉瑞女士。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九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當時留美學生會組成「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蔣、唐兩人那時便是留學生中的活動份子。他們於民國十二年學成歸國前已結婚。

蔣、唐夫婦早在抗戰期間即已不和。據王世杰回憶，民國三十六年秋天蔣廷黻剛接任常駐聯

合國代表不久，時王世杰以外交部長身分，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忽一日蔣代表對王部長說，他因家庭事故無法解決，非辭職不可。王世杰堅不同意，立即把他的辭職書退還給他了。因之後來有婚變。

據蔣大使的侄兒蔣濟南於民國三十九年元月十六日的一封信「致蔣廷黻的一封信」說，指責他在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的一些作爲，又說「你搶了你下屬（編審處長沈維泰）之妻」，「強迫你的妻子唐玉瑞與你離婚」，「由上海鬧到紐約，紐約鬧到墨西哥」，「以後到巴黎開會，或紐約開會，你便與『沈小姐』（沈維泰之妻，也姓沈）雙雙出現在外交場合之下！」沈小姐即沈恩欽（Hilda Shen）女士。

民國三十七年蔣廷黻委託律師爲他在墨西哥法庭單獨辦妥與元配唐玉瑞離婚手續。沈女士也早與其夫離婚。因之，蔣、沈於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康州結婚。其夫人唐玉瑞不同意這種離婚手續，乃向紐約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因其夫蔣廷黻在美具有外交豁免權身分，不予受理。蔣夫人唐玉瑞爲此甚至把這件事情，鬧到衆說紛紜的聯合國去了。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合衆社二十四日紐約電說，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的夫人唐玉瑞女士，二十四日曾請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協助解決其婚姻糾紛，伊要求該會調查伊與其夫蔣廷黻（四個孩子的父親）間的糾紛云。聯合國的主要目的在解決國際間的糾紛，此事純屬私人家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們兩人多少年來心情難平復下來。

遺囑內容與哀謝啓

蔣廷黻在逝世前一年已知道自己患了不治的絕症，所以生前他在使館兩位同仁證明下，預立遺囑處分了他的財產。一半給他自己後來結婚的夫人沈恩欽女士，一半給從來未曾與蔣廷黻離婚的唐玉瑞女士。如果屬實，他對微時故劍恩情未絕，還是中國一位真正的讀書種子。

蔣廷黻終於不勝病魔之纏，於民國五十四年

十月九日猝逝紐約。十月十二日在紐約舉行喪禮。沈恩欽女士由蔣大使幼子居仁陪侍，唐玉瑞女士由其長女智仁、次女壽仁相伴，分坐靈堂前排及右排座位泣血。蔣大使走了，受過他傷害的人，仍然諒解他的。

他的元配夫人唐玉瑞女士以「未亡人」身分於十月二十三日在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上，刊登了一則傳統的「哀謝啓」：「先夫蔣廷黻公痛於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月九日，在紐約醫院壽終正

寢，享壽七十歲，經於十月十二日在本市康伯爾殯儀館出殯。」云云。

蔣太太的這則謝啓除對冤家表示無限的哀悼外，還包含了無限的辛酸，也間接否認了他的單獨離婚行動。沈恩欽女士由蔣的生前好友在美國會特別立法，准她在美永久居留。蔣廷黻在老病中走了，家庭中的一切恩怨也都隨「哀謝啓」而去了，只留下了他的朋友和敬重他的人以及不諒解他的人的無限懷念。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之二十二

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邵鏡人教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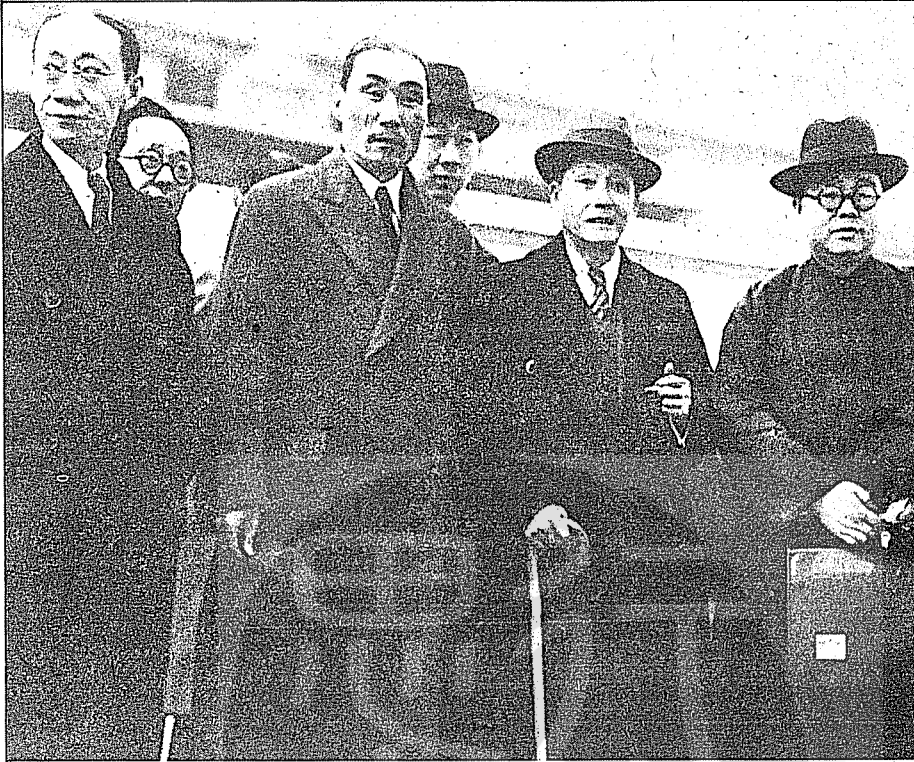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中外文史 叢書 南京大屠殺

郭岐將軍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上圖：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王亢生（右）自日本返國與友好合影。
 （文見陳敦正「世界的日本通王亢生」。）
 下圖：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蔣廷黻（二排左二）任蘇大使攜眷赴任與送行友好合影。